

我久居徐家汇地区,几十年来给我留下深刻而又美好记忆的是徐家汇藏书楼,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就源自那里。

1985年,我在《书讯报》当书评编辑。一开始,我对书评一窍不通,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偶然在一套刚出版的《萧乾选集》中,读到萧乾写的《书评研究》,真似醍醐灌顶。于是,我写了一篇读后感,刊发在《书讯报》上,并不揣冒昧地将报纸连同我写给萧乾的一封信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请他们转交。

很快,我就收到了萧乾的来信。他告诉我,他1935年7月至1937年8月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做编辑时,还专门开辟过“书评特刊”,今天也可借鉴。由此,我决定到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当年《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这些“书评特刊”。

那是5月初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了徐家汇藏书楼。问询后,女管理员很快捧着一大摞《大公报》合订本出来。我一口气翻阅了几个月的“文艺副刊”,没有见到“书评特刊”,就在我有点失望之际,在1936年4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看到了“书评特刊”。上面除了几篇书评文章外,还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巴金写的一篇议论书评的文章。

紧接着,我又在1936年8月2日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朱光潜先生写的《谈书评》的文章。他十分

蔡芳
达到五位数
(字一)

昨日谜面:采菊东篱下(电影导演)
谜底:张一山(注:谜面为晋·陶潜诗句,其下句为“悠然见南山”。张,见)

紧张工作之余,我喜欢练练健身球。锻炼时,将两球托于一手掌之上,靠五个手指的顺序屈伸,使两球互绕盘旋于掌心。旋转方向,有逆时针和顺时针之分,可两手交换锻炼。

练健身球,动作并不复杂,但却使手的全部关节处于运动之中,随着手指的屈、伸、展、收,手和前臂的肌肉都在有节奏地交替收缩和放松。

俗话说:“十指连心。”按中医经络理论,十个手指的末端与六条手经相连,这六条手经又分别与心脏、肺、脑相连,练健身球的时候,球体对手指的、手掌各穴位的刺激,必然是气血保持通畅状态。这恐怕就是练健身球之所以能舒筋活血,延年

藏书楼的记忆

葛昆元

厌恶和反对那些“攻击唾骂”式的批评。巴金和朱光潜的文章令我异常兴奋,我一口气看完1936年《大公报》后,正想请女管理员帮我换1937年的《大公报》时,她却轻轻地提醒我说:“午饭时间了,吃了饭再来看吧。”我抱歉地说:“我带了两只馒头,我辰光蛮紧的。”

女管理员关心地对我说:“不忙,您吃完饭后,休息一会儿。我一直在这儿,随时可以给您拿报纸。”少顷,她又告诉我:“您吃馒头,要是口渴,那里有热水瓶,可以倒些开水喝。”我说了声:“谢谢!”便去倒了开水,吃了馒头。回到阅览室,只见她已将我所需要的《大公报》都拿出来了。

很快,我读到了沈从文写的《我对书评的感想》,随后又先后读到了刊登在1937年4月25日和5月9日《文艺副刊》上的两个专门讨论书评的特刊。上面集中发表了叶圣陶、张天翼、李健吾等10名作家、学者有关书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观点相近、相互呼应的,也有思想碰撞、溅出火星的……

我想复印这些书评书刊,可那位女管理员却有些为难地说:“这些旧报纸不能复印,因为年代久了,纸张变脆了。”我有些着急,问道:“那还有办法吗?”她说:“有两种办法。一是手抄;二是用照相机翻拍。”我马上说:“那就明天来翻拍吧。”

次日上午,我刚走进藏书楼阅览室,那位女管理员就微笑着说:“我就给您取《大公报》。”不一会儿,她捧来一大堆《大公报》。我立刻逐

一翻拍起来,她一会儿帮我报抵挪到光线明亮处,一会儿,又帮我抚平报纸凸出的地方,使我的翻拍十分顺利。临别时,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却平淡地说:“不客气。这是阿拉应该做的。”

当天,我就到照相馆去冲印了两套资料照片,一套挂号寄给了萧乾先生,一套留给自己学习用。不久,我就收到了萧老的来信,说他很高兴收到“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大公报》书评特刊,并表示“会好好使用”。还希望我“有朝一日写一本有关书评的书”。

一年后,我终于编著出版了一本《怎样写书评》的小册子(1987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萧老收到书后,很高兴,来信鼓励我说:“这是你刻苦努力的结果。”可我明白,若没有萧乾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没有徐家汇藏书楼的丰富收藏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何来此书呢?

现在江南的物候,确实宜人极了。内蒙古包头的朋友,河北赵州的赵州兄,连书法家林鹏程都用开杭州,统统跑到上海来。不过谁要是问起,这种季节想去哪里吃吃喝喝,我倒是首选杭州。为什么呢?一个城市没有山,好比女孩子没有曲线,上海的欠缺,先天注定。杭州这个地方,四面是山,像口锅,南宋吃喝玩乐吹拉弹唱那点味道,今天还没有散净。

有朋友说勿要去,辣个地方对上海人不好,其实没这个说法。我遇见的杭州人,教授学者,画家文人,或者烟纸店老板娘,警察叔叔,开出租的河南司机,个个都很友好。因为我没有当自己是“上海”人,西湖边上不高声说话,买小零小碎的不计较,待人家礼让谦卑,如履薄冰,什么事自己小心一点,也就不要紧了。

高铁下来,城站打车去刘正杰老师家,每次都是四十来块,后来一个老杭州司机,实在很厚道,说他们都在骗你,你看我开,过二十不要你的钱儿,十七块开到。他语重心长,西湖是个塘儿,绕来绕去,总要弄掉你点钱儿。我说谢谢啊老师傅,绕来绕去也没什么不好,花钱儿看景儿,比坐船儿划算。



我们这个叫圆作,专门做圆的东西。还有种叫方作,是做椅子、家具的。我16岁跟师傅学手艺,到现在也有五十几年了,那个年纪开始学嘛,至少要好学6年。

要质量好,一天做一个不错了。按照老法来做嘛,木条要用竹钉穿起来的,不过,现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胶水粘起来,方便呀。我一般都用杉木,质地比较软,其他木料太硬了没办法手工弄的。一般都会挑树结少的木料,这样做出来好看,也不容易漏水。买来的木料要晒

将近一个多月,要是做到一半天气不好受潮了,还要等天气好的时候再拿出来晒晒透。

我这个是作坊,只有自己做的自己卖,才能叫作坊。以前很多东西都要用到木桶,装饭的要饭桶,锅子嘛要锅盖,都用木头做的。现在冬天买脚盆的人比较多,天冷大家喜欢买高一点的,天热嘛都喜欢矮的,平时用来洗洗脚。新的木盆拿回去放点冷水给它泡着,吸收了水分以后呢,木头会涨开,这样它密度就高了,一点水都不会漏。

以佛所(EPHESUS,土耳其语)是座在圣经上出现过的城市。据说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门徒圣约玛在这里终老一生,圣保罗也曾在这座古城传教。以佛所于公元前10世纪由爱奥尼亚人建城。到了公元6世纪,原来的海港城市逐渐变成内陆之地。经历了4次大地震的以佛所,被人们抛弃。而正因为这种人为的迁移,使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完整地、真实地保留了下来。

时下,越来越多人对“段子”津津乐道,认为是风趣、幽默的表现。有的收到这类短信就储存起来,反复玩味;有的在公共场所献“艺”,哗众取宠;有的向他人转发,作为沟通交流感情的一个渠道;有的热衷于不健康短信的制作、编辑。这种把低俗当有趣、媚俗当雅俗的行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从表面上看,讲个“段子”逗逗乐、弄弄景,虽无聊,却也无害,至多使听者难堪而已,没什么大碍。看似

夜光杯

现在江南的物候,确实宜人极了。内蒙古包头的朋友,河北赵州的赵州兄,连书法家林鹏程都用开杭州,统统跑到上海来。不过谁要是问起,这种季节想去哪里吃吃喝喝,我倒是首选杭州。为什么呢?一个城市没有山,好比女孩子没有曲线,上海的欠缺,先天注定。杭州这个地方,四面是山,像口锅,南宋吃喝玩乐吹拉弹唱那点味道,今天还没有散净。

有朋友说勿要去,辣个地方对上海人不好,其实没这个说法。我遇见的杭州人,教授学者,画家文人,或者烟纸店老板娘,警察叔叔,开出租的河南司机,个个都很友好。因为我没有当自己是“上海”人,西湖边上不高声说话,买小零小碎的不计较,待人家礼让谦卑,如履薄冰,什么事自己小心一点,也就不要紧了。

高铁下来,城站打车去刘正杰老师家,每次都是四十来块,后来一个老杭州司机,实在很厚道,说他们都在骗你,你看我开,过二十不要你的钱儿,十七块开到。他语重心长,西湖是个塘儿,绕来绕去,总要弄掉你点钱儿。我说谢谢啊老师傅,绕来绕去也没什么不好,花钱儿看景儿,比坐船儿划算。



我们这个叫圆作,专门做圆的东西。还有种叫方作,是做椅子、家具的。我16岁跟师傅学手艺,到现在也有五十几年了,那个年纪开始学嘛,至少要好学6年。

要质量好,一天做一个不错了。按照老法来做嘛,木条要用竹钉穿起来的,不过,现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胶水粘起来,方便呀。我一般都用杉木,质地比较软,其他木料太硬了没办法手工弄的。一般都会挑树结少的木料,这样做出来好看,也不容易漏水。买来的木料要晒

将近一个多月,要是做到一半天气不好受潮了,还要等天气好的时候再拿出来晒晒透。

我这个是作坊,只有自己做的自己卖,才能叫作坊。以前很多东西都要用到木桶,装饭的要饭桶,锅子嘛要锅盖,都用木头做的。现在冬天买脚盆的人比较多,天冷大家喜欢买高一点的,天热嘛都喜欢矮的,平时用来洗洗脚。新的木盆拿回去放点冷水给它泡着,吸收了水分以后呢,木头会涨开,这样它密度就高了,一点水都不会漏。

以佛所(EPHESUS,土耳其语)是座在圣经上出现过的城市。据说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门徒圣约玛在这里终老一生,圣保罗也曾在这座古城传教。以佛所于公元前10世纪由爱奥尼亚人建城。到了公元6世纪,原来的海港城市逐渐变成内陆之地。经历了4次大地震的以佛所,被人们抛弃。而正因为这种人为的迁移,使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完整地、真实地保留了下来。

时下,越来越多人对“段子”津津乐道,认为是风趣、幽默的表现。有的收到这类短信就储存起来,反复玩味;有的在公共场所献“艺”,哗众取宠;有的向他人转发,作为沟通交流感情的一个渠道;有的热衷于不健康短信的制作、编辑。这种把低俗当有趣、媚俗当雅俗的行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从表面上看,讲个“段子”逗逗乐、弄弄景,虽无聊,却也无害,至多使听者难堪而已,没什么大碍。看似

刘老师他们一伙,典型的浙江美院做派,貂鼠这类的好毛笔,几十块钱一支的,都是画一张,开一支新的,反正现在的画家都很牛,开得起,开笔比开酒可便宜多了。我就去他那里收旧笔,其实何曾旧,崭新

的,圆齐尖健四德俱备,锋颖锐利得很,几百支的抱回来,够用很长一阵子。所以刘老师称我是他的笔家。《儒林外史》倒数第二回,有个写字的乞丐,用笔大约和我是一门派。说的是那一年,刘老师还在美院里苦读,我在杭州吃了终生难忘的一顿饭,这种饭都是要碰上的,找肯定找不到。林鹏程兄拉了我进山去赏桂花,梅家坞满山葱茏,茶树松树,大大小小的绿块,一点山骨都看着。上文里在寒舍吃螃蟹喝酒的老陈兄,肯定要加入,书法家周振兄在不在,似乎忘了,记得老陈还带来一个才女,名字我也忘了。

小山庄里老板老板娘笑容可掬地迎出来,我们拣择了最大的一棵桂花树,月亮里那棵,也没有这棵大,竹桌竹椅,我们像没有骨头的,

不少人觉得人身上有少数器官是多余的,进化没有来得及将它们彻底淘汰,因而只好作为“可有可无的器官”留着,任凭它们时不时给人找麻烦。

很多人认为“因为有了盲肠,所以就会得盲肠炎,没有盲肠就不会有这种麻烦,盲肠是无用的器官。”其实这些话是错误的,首先“盲肠炎”这一叫法就不大对,盲肠是很少发炎的,“盲肠炎”多系阑尾炎的误称。盲肠是大肠开始处长约6厘米的袋状部分,位于人腹腔的右下部,向上延续为升结肠,下部有一孔通阑尾(蚓突)。由此可见,盲肠是盲肠,阑尾是阑尾,平时所谓的盲肠炎,多为阑尾炎。

盲肠应该被恢复名誉,很早很早的时候,盲肠作为植物性食物的一个发酵室而存在,在那里难以消化的纤维有专门的微生物在帮助消化。盲肠的蚓突(阑尾)有大量的淋巴组织,所以它是淋巴器官,是免疫系统的重要支柱,甚至被称为“免疫力的智囊团”。这个地方的“消化糊浆”几乎已不再含有营养物质,但对淋巴组织中的细胞来讲却很有用,能使它们转变为具有战斗力的免疫细胞。盲肠还有一个用处:一旦肠道得了病,那么在肠内建立起来的、对身体有利的肠(道)菌丛也就被破坏,这时盲肠便成为有用细菌的小小避难所,在条件成熟时,这些“备用细菌”便从“避难所”出来,再生肠菌丛。

在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发明以前,人类对脾脏一直存在错误的看法,认为只有胎儿尚处于胎龄时,脾脏才因承担着胎儿的造血任务而显得至关重要;等胎儿出生后,人体的造血工作全部由骨髓承担,所以脾脏被看成“只是个血液仓库”而已。后来医生们发现,器官移植后往往发生排异反应,身体内的许多淋巴细胞和免疫防卫抗体物质会竭尽全力排斥外来器官,而脾脏在其中起着“急先锋”的作用。为此,外科医生要么采取药物控制,要么干脆切除脾脏,因为脾脏内不仅储存着大量淋巴细胞,而且会产生许多免疫球蛋白,这些免疫球蛋白是制造排斥移植器官的抗体的原料。由此可见脾脏对于加强人体免疫系统和提高人体抵抗力具有极大作用,在决定是否切除这一“人体卫士”时必须慎之又慎。

扁桃体也经常被人看作惹是生非的器官,一不当心便来个“扁桃体发炎”,给你点颜色看看。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扁桃体是可有可无的器官,甚至是累赘。其实不然,扁桃体是淋巴组织集成的团块,也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相信人类进化是没错的。

头换面、添油加醋之后充当笑料,有时甚至肆意歪曲、以讹传讹。其三,腐蚀心灵。青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如果平时耳闻目睹的尽是一些情趣低下的东西,必然会挫伤积极进取的工作热情。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远离小“段子”,培养健康有益的兴趣爱好,多从事陶冶性情、增长学识的有益活动,岂不更好?

王涛

个个都歪倒在椅子上,茶泡壶77元,厨后几声悲鸣,一只肥鸡往生去了,家畜的德国黑背在我边上,像杭州的出租车一样绕来绕去,给它花生米,它也不吃,只是馋老一口肉,这畜生。

这时山风起,我们都是一头一脸撒满了桂花,黄酒滚烫,菜式流水样端出来,老陈叫店家取了高几和横桌,才女调好了弦,正襟危坐,慢慢地弹起古琴。林鹏程和我,哪里是高雅人物,只顾喝酒吃肉,口滑了一路歪筷不停,她那边两个曲子没弹完,我的酒已经多了,激荡燥热,亏得桂花风在。大约才女自己也觉得琴声比较轻,站起来问,要不要替诸位吹箫?我们两个对看一眼,连忙说不必必,请上座,受累辛苦,硬憋住不敢笑,只好嘿嘿嘿耸肩膀,因为老陈嗔怒着目瞪这边。

后来沿着山路踏歌而回,唱的是不是《台北红玫瑰》,忘记了,酒液,只记得后来在沪杭两地往返,一两百次也有,也曾大华饭店看薄雪,也曾杨柳岸数桃花,吃着鸭脖子就龙井雀舌,十年了再也没有喝过那样的好酒,咽过那样鲜的鸡汤,听过那样好的琴。

不少人觉得人身上有少数器官是多余的,进化没有来得及将它们彻底淘汰,因而只好作为“可有可无的器官”留着,任凭它们时不时给人找麻烦。

很多人认为“因为有了盲肠,所以就会得盲肠炎,没有盲肠就不会有这种麻烦,盲肠是无用的器官。”其实这些话是错误的,首先“盲肠炎”这一叫法就不大对,盲肠是很少发炎的,“盲肠炎”多系阑尾炎的误称。盲肠是大肠开始处长约6厘米的袋状部分,位于人腹腔的右下部,向上延续为升结肠,下部有一孔通阑尾(蚓突)。由此可见,盲肠是盲肠,阑尾是阑尾,平时所谓的盲肠炎,多为阑尾炎。

盲肠应该被恢复名誉,很早很早的时候,盲肠作为植物性食物的一个发酵室而存在,在那里难以消化的纤维有专门的微生物在帮助消化。盲肠的蚓突(阑尾)有大量的淋巴组织,所以它是淋巴器官,是免疫系统的重要支柱,甚至被称为“免疫力的智囊团”。这个地方的“消化糊浆”几乎已不再含有营养物质,但对淋巴组织中的细胞来讲却很有用,能使它们转变为具有战斗力的免疫细胞。盲肠还有一个用处:一旦肠道得了病,那么在肠内建立起来的、对身体有利的肠(道)菌丛也就被破坏,这时盲肠便成为有用细菌的小小避难所,在条件成熟时,这些“备用细菌”便从“避难所”出来,再生肠菌丛。

在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发明以前,人类对脾脏一直存在错误的看法,认为只有胎儿尚处于胎龄时,脾脏才因承担着胎儿的造血任务而显得至关重要;等胎儿出生后,人体的造血工作全部由骨髓承担,所以脾脏被看成“只是个血液仓库”而已。后来医生们发现,器官移植后往往发生排异反应,身体内的许多淋巴细胞和免疫防卫抗体物质会竭尽全力排斥外来器官,而脾脏在其中起着“急先锋”的作用。为此,外科医生要么采取药物控制,要么干脆切除脾脏,因为脾脏内不仅储存着大量淋巴细胞,而且会产生许多免疫球蛋白,这些免疫球蛋白是制造排斥移植器官的抗体的原料。由此可见脾脏对于加强人体免疫系统和提高人体抵抗力具有极大作用,在决定是否切除这一“人体卫士”时必须慎之又慎。

扁桃体也经常被人看作惹是生非的器官,一不当心便来个“扁桃体发炎”,给你点颜色看看。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扁桃体是可有可无的器官,甚至是累赘。其实不然,扁桃体是淋巴组织集成的团块,也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相信人类进化是没错的。

头换面、添油加醋之后充当笑料,有时甚至肆意歪曲、以讹传讹。其三,腐蚀心灵。青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如果平时耳闻目睹的尽是一些情趣低下的东西,必然会挫伤积极进取的工作热情。

王涛

它们真的无用吗

陈钰鹏

